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当代弗洛伊德：转折点与重要议题》系列

# 论弗洛伊德的 《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

On Freud's "Creative Writers and Day-Dream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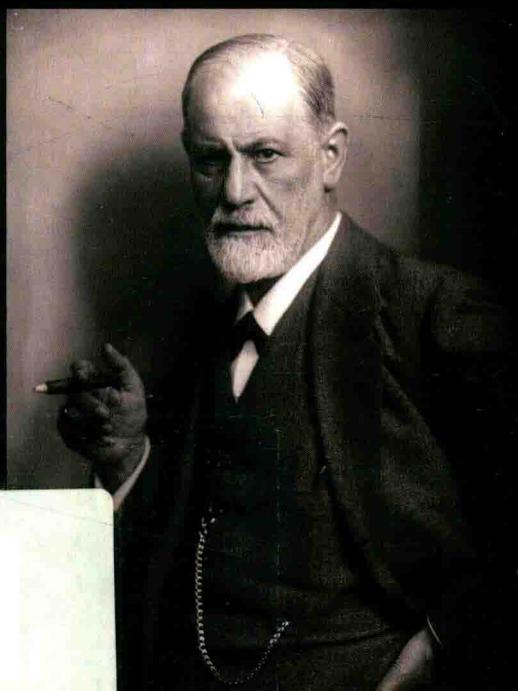
(美) 埃塞尔·S. 珀森 (Ethel Spector Person)

(英) 彼得·冯纳吉 (Peter Fonagy)

著

(巴西) S. 奥古斯托·菲格拉 (Sérvulo Augusto Figueira)

吴珩 译



曾奇峰作序力荐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化学工业出版社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当代弗洛伊德：转折点与重要议题》系列

# 论弗洛伊德的 《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

On Freud's "Creative Writers and Day-Dreaming"

(美) 埃塞尔·S. 珀森 (Ethel Spector Person)

(英) 彼得·冯纳吉 (Peter Fonagy) 著

(巴西) S. 奥古斯托·菲格拉 (Sérvulo Augusto Figueira)

吴珩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北京 ·

On Freud's "Creative Writers and Day-Dreaming" by Ethel Spector Person, Peter Fonagy, Sérvulo Augusto Figueira

ISBN 978-1-85575-754-7

© 1995, 2013 by Yale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KARNAC BOOKS LTD Publishers, represented by Cathy Miller Foreign Rights Agency, London, Englan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2018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Karnac Books Ltd. 授权化学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违者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7-5841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弗洛伊德的《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美) 埃塞尔·S. 珀森 (Ethel Spector Person), (英) 彼得·冯纳吉 (Peter Fonagy), (巴西) S. 奥古斯托·菲格拉著; 吴珩译.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8. 12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当代弗洛伊德: 转折点与重要议题》系列)

书名原文: On Freud's "Creative Writers and Day-Dreaming"

ISBN 978-7-122-33108-3

I. ①论… II. ①埃… ②彼… ③S… ④吴… III. ①弗洛伊德 (Freud, Sigmund 1856-1939)-精神分析研究 IV. 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3586 号

---

责任编辑: 赵玉欣 王新辉

装帧设计: 关 飞

责任校对: 王素芹

---

出版发行: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13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印 装: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2 字数 182 千字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购书咨询: 010-64518888 售后服务: 010-64518899

网 址: <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 如有缺损质量问题, 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

定 价: 5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系列由时任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罗伯特·沃勒斯坦组织发起，目的在于促进精神分析不同领域间的交流。目前该系列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精神分析专业的教学辅导书。

本书开篇首先呈现弗洛伊德的经典论文，然后由国际杰出的精神分析学者和理论家围绕该论文进行主题讨论。每位讨论者首先概述弗洛伊德论文的重要贡献和深远影响，澄清其中不明确的概念，然后讨论者会以他们自己的教学经验或思考方式整理出弗洛伊德论文中的重要思想与当代议题之间的发展脉络。

本书试图带领精神分析学科的学习者深入思考这些议题，希望他们阅读此书如同与国际杰出的精神分析师们进行深入的对话。

# 中文版推荐序

## PREFACE

这套书的出版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意。发起者是精神分析领域里领袖级的人物，参与写作者是建树不凡的专家。在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旅途上，这些人一起做这样一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每本书都按照一个格式：先是弗洛伊德的一篇论文，然后各领域的专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弗洛伊德的论文都是近百年前写的，在这个期间，伴随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类对自己的探索也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些成就，体现在一篇篇对弗洛伊德的继承、批判和补充的论文中。

如果细读这些新的论文，就会发现两个特点：一是它们都没有超越弗洛伊德论文的大体框架，谈自恋的仍然在谈自恋，谈创造性的仍然在谈创造性；二是新论文都在试图发掘弗洛伊德的理论在新时代的新应用。这两个特点，都反映了弗洛伊德的某种不可超越性。

紧接着就有一个问题，弗洛伊德的不可超越性究竟是什么。当然不可超越有点绝对了，理论上并不成立，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改为，弗洛伊德难以超越的究竟是什么。答案也许有很多种，我的回答是：弗洛伊德的无与伦比的直觉。

大致说来，探索人的内心世界有三个工具。第一个工具是使用先进的科学仪器，了解大脑的结构和生化反应过程。在这个方向，最近几年形成

了一门新型的学科，即神经精神分析。弗洛伊德曾经走过这个方向，他研究过鱼类的神经系统，但那时总体科技水平太低下，不足以用以研究复杂如大脑的对象。

第二个工具是统计学，即通过实证研究的大数据，获得关于人的心理规律的结论。各种心理测量的正常值范围，就是这样得出的。目前绝大部分心理学学术期刊的绝大部分论文，都是这个方向的研究成果展示。同样的，在弗洛伊德时代，这个工具还不完备。

第三个工具，也是最古老的工具，即人的直觉。直觉无关科技水平的高低，而关乎个人天赋。斯宾诺莎说，直觉是最高的知识，从探索的角度说，它也是最好的工具。弗洛伊德的直觉，有惊天地泣鬼神的魔力；他凭借直觉得出的那些结论，一次次冲击着人类传统的对人性的看法。

我尝试用弗洛伊德创建的理论，解释直觉到底是什么。直觉或许是力比多和攻击性极少压抑的状态，它们几无耗损地向被探索的客体投注；从关系角度来说，直觉的使用者既能跟被探索者融为一体，又能抽离而构建出旁观者的“清楚”；直觉还可能是一种全无自恋的状态，它把被探索者全息地呈现在眼前，不对其加以任何自恋性的修正，或者换句话说，直觉“允许”其探索的对象保持其真实面孔。这些特征一出来，我们就知道要保持敏锐而精确的直觉是多么不容易。

精神分析建立在弗洛伊德靠直觉得出的一些对人性的看法基础上。让人觉得吊诡的是，很多人在使用精神分析时，却是反直觉的。他们从理论到理论，从一个局部到另外一个局部，这显然是在防御使用直觉之后可能产生的焦虑：自身压抑的情感被唤起的焦虑，以及面对病人整体（直觉探索的对象是呈整体性的）而可能出现的失控的焦虑（整体过于巨大难以控制）。在纯粹使用分析方法的治疗师眼里，病人只是一堆零散的功能“器官”。所以，我经常对我的学生强调两点：一是在你分析之前、分析之后甚至分析之中，都别忘了使用你的直觉，来整体地理解病人的内心；二是把“人之常情”作为你做出一切判断的最高标准。后者其实也是在说直觉，因为何为“人之常情”，也是使用直觉后才得出

的结论。

本丛书的编撰者精心挑选了弗洛伊德的五篇论文。这些论文所论述的问题，对我们身处的新时代应该也有重要意义。弗洛伊德曾经说，自从精神分析诞生之后，父母打孩子就不再有任何道理。在《一个被打的小孩》一文中，详尽描述了被打孩子的内心变化，相信任何读过并理解了弗洛伊德的观点的人，会放下自己举起的手。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上，在精神分析诞生了 118 年（以《释梦》出版为标志）后的今天，仍然有人把“棍棒底下出孝子”视为育儿圭臬。

《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论述了创造性。目前的大背景是，中国制造正在转型为中国创造，这俨然已是国家战略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与此相关的很多方面都没有跟上来。弗洛伊德，以及该论文的评论者会告诉我们，我们实现国家梦想需要在何处着力。

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中，弗洛伊德论述了群体中的个体智力下降、情绪处于支配地位、容易见诸行动等“原始部落”特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对这些特征的警惕，事关社会基本安全。

《论自恋》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人类心灵的新的开阔地，后继者们在这片土地上建树颇丰。病理性自恋向外投射，便形成了千奇百怪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现象。理解它们，有利于建构更加适宜子孙后代居住的精神家园。

《移情之爱的观察》，讲述了一个常见的临床问题，但又不仅仅是一个临床问题。它相当靠近终极问题，即一个人如何觉察和摆脱过去的限定，更充分地以此身此口此意活在此时此地。

在本书众多的作者中，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um）教授。他 1997 年到武汉旅游，参观了中德心理医院，到我家做客，我还安排了一个医生陪他去宜昌看三峡大坝。一直到 9·11 事件前后，我们都偶有电子邮件联系，再后来就“相忘江湖”了。专业人员不是相遇在现实，就是相遇在书中，这是交流正在发生的好现象，毕竟，真正的创造，只会发生在不同大脑的碰撞之中。

希望中国的精神科医生都读读这本书。我从不反对药物治疗，但我反

对随意使用药物。 医生们读了本书就会知道，理解病人所带来的美感，比使用药物所获得的控制感，更人性也更有疗愈价值，当然也更符合医患双方的利益。 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建立在化学对大脑的改变上，而是建立在“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基础上。

稍改动一位智者的话作为结尾：症状不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正在展开的谜。

曾奇峰  
2018年5月31日于洛阳

# 前 言

## FOREWORD

我们很高兴出版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系列论文集《当代弗洛伊德：转折点与重要议题》（*Contemporary Freud : Turning Points and Critical Issues*）的第四册。该系列的问世增进了不同地区间精神分析概念的交流。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拉丁美洲、欧洲或美洲出版的原创性作品，因为没有被翻译出来，以致其他语言地区的同事未能读到。因此，概念在不同地区间的相互交流仍存在滞后。为了克服（至少部分克服）这一问题，本系列每一册设计的初衷是呈现来自于不同国家或语言团体中重要学者和理论家的显要观点。为了落实这一目标，每一册都以或即将以 IPA 四种官方语言（英文、德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来出版。此外，这一系列的论文集也将以意大利文出版。

本系列的每个分册都采用统一的写作方法：开篇先呈现弗洛伊德的经典文本，然后由杰出的精神分析学者和理论家对该文本进行讨论。每位讨论者首先概述这篇论文的重要贡献和深远影响，澄清其中不明确的概念，然后也是最重要的，讨论者会以他们自己的教学或思考方式整理出弗洛伊德原文本中的重要思想与当代议题之间的发展路线。

我们对于先前几个分册已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教辅书感到高兴。我们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够去思考被提及的议题，并且与每一位杰出的作者进行内

在对话。

按照惯例，文章和作者的选取由 IPA 出版委员会基于大型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和 IPA 主席（现任 R. Horacio Etchegoyen 主席）的意见来决定。出版委员会十分感激咨询委员会所提供的意见；没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会员协助，我们无法统筹规划这本书的成形。该系列作者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

感谢 IPA 行政主管瓦莱丽·塔夫内尔（Valerie Tufnell）以及 IPA 出版管理员贾尼丝·艾哈迈德（Janice Ahmed）负责有关统筹国际出版的细节事务，并以不变的耐心和善意协助我们处理困难。同时也向珀森博士（Dr. Person）的行政助理——琳达·达涅尔（Linda Dagnell）表示感谢，因为他协助追手稿和盯截止日。感谢格莱迪斯·托普金斯（Gladys Topkis）这位热诚、乐于奉献和有灵感的编辑。没有她和她的助理全程参与、不懈努力这本书不可能如期完成。

埃塞尔·S. 珀森<sup>①</sup> (Ethel Spector Person)

彼得·冯纳吉<sup>②</sup> (Peter Fonagy)

S. 奥古斯托·菲格拉<sup>③</sup> (Sérvulo Augusto Figueira)

---

<sup>①</sup> 埃塞尔·S. 珀森是哥伦比亚大学精神分析培训和研究中心的培训分析师和培训督导师。她也是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出版委员会的主席。

<sup>②</sup> 彼得·冯纳吉是伦敦安娜·弗洛伊德中心研究协调员；伦敦大学弗洛伊德纪念教授；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司长；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出版委员会副主席；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会员。

<sup>③</sup> S. 奥古斯托·菲格拉是里约热内卢巴西精神分析学会的成员，也是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副成员。他是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心理学系研究生课程的负责人。他是里约热内卢巴西精神分析学会的前副主席和科学委员会主席。

# 目 录

## CONTENTS

001	<b>导论</b>
	埃塞尔·S. 珀森 (Ethel Spector Person)
015	<b>第一部分 《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1908, 论文原文)</b>
017	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 (1908)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025	<b>第二部分 关于《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的讨论</b>
027	一篇启发世人的杰作 马科斯·阿吉尼斯 (Marcos Aguinis)(著)/ 菲利普·斯洛特金 (Philip Slotkin)(英译者)
042	《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的现代观点 哈利·特鲁斯曼 (Harry Trosman)
048	白日梦的临床价值及其在性格分析中的作用 哈罗德·P. 布卢姆 (Harold P. Blum)
060	关于幻想和创造力的一些反思 乔斯·A. 因方特 (José A. Infante)
070	创造性作家的无意识幻想、认同和投射 约瑟夫·桑德勒、安妮·玛丽·桑德勒 (Joseph Sandler & Anne-Marie Sandler)

084	幻想和小说中的现实与非现实 罗纳德·布里顿 (Ronald Britton)
107	《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一篇评论 珍妮·查舍古特·斯密盖尔 (Janine Chasseguet-Smirgel)(著)/菲利普·斯洛特金 (Philip Slotkin)(英译者)
121	创造性作家和梦-工作-阿尔法 伊丽莎白·比安凯迪 (Elizabeth Tabak de Bianchedi)
131	幻想与超越——以当代发育学的视角看待弗洛伊德的《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 罗伯特·N. 埃姆德 (Robert N. Emde)
160	《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一个局限性的观点 摩西·兰姆利奇 (Moisés Lemlij)
180	<b>专业名词英中文对照表</b>

# 导 论

埃塞尔·S. 珀森 (Ethel Spector Person)



弗洛伊德的《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于 1907 年，面向大约 90 名知识分子做了第一次演说。诚如马科斯·阿吉尼斯（Marcos Aguinis）所告诉我们的，弗洛伊德使幻想成为对当时制式陈腐学术界所投下的第四波巨大冲击，而前三者则分别是他对梦、失误（parapraxes）及笑话的研究。这篇文章，正处于精神分析的两大主流——幻想和应用精神分析的分界点的源头。一方面，它揭露白日梦的起源及其与儿童游戏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这是弗洛伊德对创作历程的最直接探索。然而，这篇文章对白日梦比对作家有较多的探讨。就如同弗洛伊德所言：“虽然我将作家置于文章标题的第一位，但是必须让大众了解的是，我对于作家的着墨远远比书写幻想的内容要少。”

在文章的开头，弗洛伊德着手于寻找将一般人与作家联系起来的某种因素。他认为“在游戏当中，每个儿童的行为表现就像个创造性作家。在游戏中，他们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对于游戏中的儿童和创造性作家而言，他们皆投身于幻想，即一种想象能力的展现。他们非常认真地展现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皆能区分他们源于想象的创作与现实。他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儿童在游戏中“把想象中的客体和情境与现实世界中有形、看得见的事物加以联结”，例如儿童在幻想中让赛车驰骋，会用椅子假装是汽车。

然而，在儿童的发育过程中，儿童终究会停止游戏，以幻想——白日梦或空中楼阁的形式来代替。就如同弗洛伊德所指出的：“我们不可能放弃任何事情；我们仅能将某事物和另一事物作转换。”幻想能弥补放弃游戏造成的愉悦感丧失——而且有时幽默也有相同作用。成人并不像儿童对于游戏那样是开放的，成人会因羞耻心而将幻想保留于个人本身。我们之所以对幻想有所了解，是因为病人对我们有所表露。

从弗洛伊德与其病人的经验来看，他认为“一个幸福的人是从来不会去幻想的，只有那些愿望未获得满足的人才会。幻想的动力来源，乃是未获得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实现，是对让人不满意的现实的校正”。就幻想的内容而言，弗洛伊德认为情欲的愿望在女性身上盘踞重要地位；在男性身上，自我的、进取的愿望结合在一起，并与性愿望并驾齐驱。弗洛伊德举了一个绝妙的例子——一个家庭罗曼史的衍生物，但不是一个特别标签化的。当一个穷困的孤儿获知一名潜在的雇主地址，在去拜访的路

上，他可能沉溺于白日梦中：他得到这份工作，他深受新雇主的器重，在职场中他是无可取代的，被雇主的家庭所接纳，进而与雇主家中年轻貌美的女孩结婚，随后他便成为这家企业的主管，由最初是他岳父的合伙人，然后变成继承人。〔事实上，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了解到，弗洛伊德对于不同性别二分式地归纳幻想内容并不成功。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摩西·兰姆利奇（Moisés Lemlij）的章节中，这个幻想若是浮现在秘鲁的孤儿内心将如何表现；很快地可注意到某些白日梦的内容亦呈现出文化特性。〕

就如同弗洛伊德指出，在孤儿的幻想中，白日梦者可以重获早期童年不曾拥有却假想拥有的快乐感受。因此，白日梦“会利用一个现时所出现的场合，以过去的经验作为基础，去建构出一个未来的景象”。弗洛伊德指出，幻想与时间的关联性是非常重要的。幻想由当下的事件所诱发，并唤起愿望曾被满足的记忆。同时，“创造一个与未来相关的情境，代表愿望的实现”。在此，弗洛伊德呈现一个模式，幻想不仅是替代品，同时提供对未来真实生活的可能适应模式〔罗伯特·埃姆德（Robert Emde）在其章节中所表明的立场〕。

弗洛伊德间接地指出幻想在神经症（nervous illness）和精神病患者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讨论了它们与梦的关系。他确信语言呈现出了夜间梦与白日梦间的密切关系。对我们而言，梦的意义是隐晦的，因为那些令我们感到羞涩继而被潜抑的愿望通过梦的内容呈现，而获得想象性的满足。夜间梦和白日梦“都是以相同方式”实现愿望的满足。这样的洞察预示了弗洛伊德思考的变化——在他的晚期工作中得到体现——转向无意识幻想的本质和来源。

接着说到创造性作家，弗洛伊德选择聚焦于流行浪漫小说家这一类型。虽然小说与白日梦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弗洛伊德相信有时可以捕捉到白日梦和艺术作品间的过渡。小说主角被塑造为不会受伤的英雄——各种唯我独尊的自我——就如同白日梦的主角。所以，小说的创作过程也如同幻想的形成。弗洛伊德认为，就作家而言，“作家此时的强烈经验唤起一段早期经历的回忆（通常来自作者的孩童时代），由此产生一个期望在创作过程中获得满足。作品本身展现了此时的诱发情境和早年记忆等因素”。弗洛伊德也将

精神分析的质疑方式引入美学领域，提出疑问探究读者从小说中获得快乐的来源。另外，弗洛伊德对于后续精神分析关于文化议题提出意义深远的观点：“神话极可能是……整个族群的愿望幻想的扭曲遗迹，是早期人类的世俗梦想。”

《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是弗洛伊德早期的作品之一，成稿时正值其理论尚未完全成形的时候——例如，结构理论（structural theory）尚未完整阐述；然而，这篇高度浓缩的文章，在仅仅 11 页的篇幅中显著呈现了丰富的见解。其两个主题——幻想和创造力——在精神分析式思考下，相继经历诸多修正，包含弗洛伊德本身作品的演变，在此处我仅能以最概略的方式来陈述。

弗洛伊德的心灵地形模型（topographical model）于 1900 年在《梦的解析》中提出，奠定了深层次心理学。在此模型中，无意识幻想大多藉由白日梦曾浮现于意识层面，但是又藉由潜抑而无意识化。虽然诸如此类的幻想最初在儿童期被接受，但是儿童期过后由于会引发冲突而随即被潜抑。依无意识愿望不被接受程度的不同，以不同形态浮现于意识表层以获得满足，例如白日梦、梦、症状，以及许多其他变化的形式。

然而，弗洛伊德思考着除了潜抑的梦以外，其他可解释无意识幻想的方式。弗洛伊德已放弃寻找外在的创伤解释神经症，但他仍致力于探索决定性的病因。他注意到某些幻想具有普遍性，他逐渐深信幻想乃是位于神经症核心的基本现象，并且考虑到无意识幻想的神话形式，本质上并非个体的记忆而是种族的记忆（与他在《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所提的想法相似）。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慎重地考量被他称为“*Urphantasien*”的可能性，也就是原始或原初的幻想。但是，经过漫长的时间，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原初幻想的概念已边缘化。

弗洛伊德坚持尝试探讨无意识的本质和结构，他提出第一个理论，然后再提出另一个。但是他始终认为，无意识可藉由科学性分析所触及，因为他视无意识为“一个结构场域，由于它的组成成分可依某特定的原则予以处理、解构、重构，所以可以再建构”（Laplanche & Pontalis, 1986: 16）。最终，超越了种系发展学（泛种族记忆以神话的形式承袭的理论），他构建出